

老年

柴霍甫短篇傑作集

第八卷

老年

趙景深譯



上海開明書店刊行

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二年十月三版發行

實價大洋八角

(實價不折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卷八

“老 年”

(譯及本)

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柴 霍 甫

譯者 趙 景 深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杜 海 生

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
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七五五號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開明書店分店

自傳

我，柴霍甫，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泰甘廬（Taganrog）。起初我在康士坦丁教堂旁的希臘文學校裏受教育；後來就進了泰甘廬中學；一八七九年我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醫科。我那時對於各科都很茫然，不記得爲什麼要選醫科，但既選以後，也不懊悔。第一年我開始在週刊和日報上投稿短篇小說，這些文學上的事業，很早的在八十年代，已經成爲永久的職業性質。一八八八年我得到普希金獎金。一八九〇年我到沙哈連島去旅行，後來寫了一本遊記，講到那兒的殖民地和囚犯。除了評論，雜文以及我日常在報上的投稿（那些現在已經很難搜集）以外，我二十年來的文學生涯，已經寫了三百多篇長短篇小說。我還替舞臺寫戲劇。

當然，醫藥的研究對於我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影響；牠比較擴大了些我觀察的範圍，牠使我得到豐富的知識，這是只有曾經當過醫生的作家纔寫得出來。牠還有引導的力量，大約因為我與醫藥接近，纔能免去許多錯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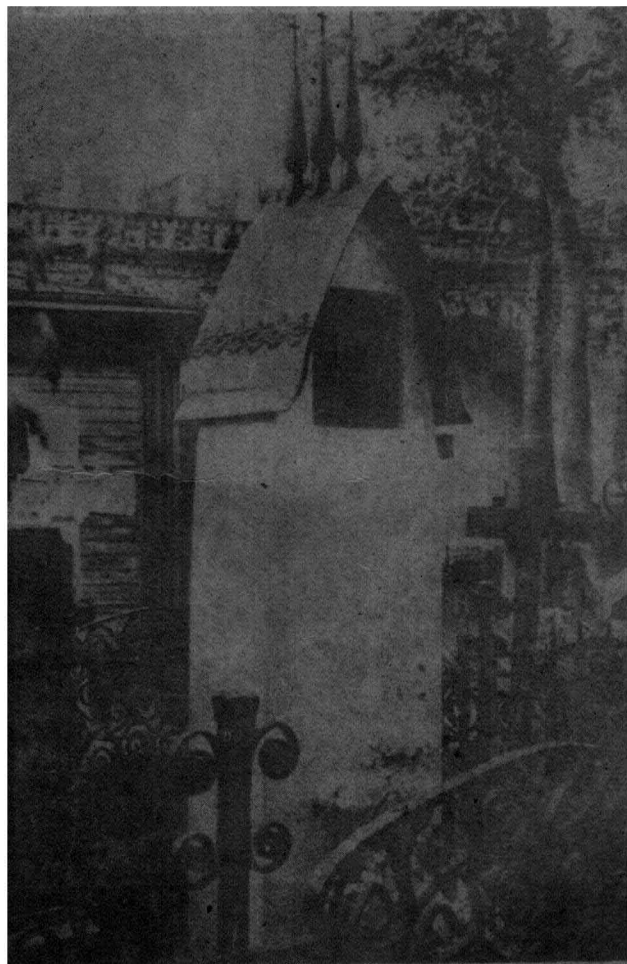
我總想與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接近，我想盡力與科學事件相合；如果辦不到，那寧可不寫。我也知道藝術創造的情形並不完全與科學事件和諧。在舞臺上不能表現中毒而死完全與真的一樣。但是科學事件的和諧甚至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應該感到——那就是說，一定要使讀者或是觀察者明白，只是由於藝術只得如此，而他也須是能夠了解他的。

我不屬於懷疑科學的文學家；我也不屬於任意幻想的文學家。

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

目 录 的 者 作





作者之墓

目次

自傳·····	卷首
主教·····	一
信·····	二八
夢魘·····	四九
謀殺者·····	七四
漂泊者·····	一二二
學生·····	一四七
老年·····	一五三
醉酒·····	一六三

唱詩班·····	一七四
乞丐·····	一八三
校長·····	一九三
熱病·····	二〇六
父親·····	二一八
六號室·····	二三八

插圖

作者的瞑目
作者之墓

主 教

一

在櫻欄節前夜，彼特洛夫斯基老修道院裏正做着晚禱。分櫻欄的時候已經將近十點，燭光薄暗的燃着，燭心應該剪剪了；一切都好像在霧裏一般。在這修道院的微光裏，人羣似乎像海一般的嘯着，主教包特近三天來身體不大好，他覺得不論男女老少，面孔都好像是一模一樣的，個個人來拿櫻欄的時候，眼睛裏總有同樣的表情。在霧裏，他看不見門，人羣動着動着，好像沒有一個完。女信徒們唱着聖詩，一個女尼爲明天做着禱告。

多麼的熱鬧呵！晚禱做得多麼長久呵！主教包特疲倦起來了。他的呼吸漸漸的加速，

喉嚨漸漸的焦乾，肩酸腿顫，疲倦到了萬分。宗教的熱狂，尖銳的叫喚，攪擾得他很愉快。忽然，不知是做夢還是神經錯亂，主教彷彿看見了他那九年不見的母親馬雅：也許是與他母親面貌相同的老太婆，從人羣中走到他的面前來，在他手裏接過柩欄以後，臨走時不住的回過頭來看他，溫柔慈祥的微笑着，直到擠入人叢中不見，還留着微笑的餘影。不知爲甚，眼淚便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了。他的心裏感到平靜，一切都好了起來，他不住的向左邊女信徒方面去看，聽見她們都在念着禱告文，在灰暗的微光裏，一個人都不認識，於是他哭了起來。眼淚在他的臉上和鬚鬚上閃耀着。在他的近旁也有人哭了，遠遠的還有一位也哭了，還有許多位，許多位，都哭了，漸漸的全個修道院都充滿了低泣。漸漸的，在五分鐘以內，尼姑唱起聖詩來；大家便都停止哭泣，一切又同以前一樣了。

不久晚禱便做完了。主教驅車回家，在月光下，快樂和諧而又沈重的鈴聲充滿了花園。白牆，墓上的白十字架，白楊，黑影，以及天空裏恰恰照在修道院上的月亮，現在都似乎愉快的過着牠們的生活，與人類十分親近。這時正是四月初，在溫暖的春天以後，漸漸的

寒冷起來；一陣微霜，在這柔和而又寒冷的空氣裏，可以嗅到春的氣息。從修道院到城裏這一段路是沙地，馬只好慢慢的走，平靜而又光輝的明月照在馬車的兩旁，包特在車內看見許多人從修道院踏着沙地走回家去。大家都沈入深思；四圍的一切似乎溫和，年青而又親密——樹，天空，甚至月亮都一般的可愛，你以為牠們怎樣，牠們總能隨你的心意，變換牠們的調子。

後來車到了城裏，在大街上走着。店門都已經關了，只有大財主歐拉金的商店，正在試着新電光，輝煌有如白晝，引得一羣閒人圍攏來看。後來又走到黑暗荒涼的寬闊街道，過了一條街，又是一條街；又走到大路，開曠的田野，可以嗅到松樹的香氣。忽然在主教的眼前顯現一道高牆，牆後的高樓映在月光裏面，樓旁有五個發光的金色圓屋頂：這就是包特所住的潘克拉泰夫斯基僧院。在僧院上面，同樣的也有夢一般的冷靜的月亮。馬車趕到門口，在沙上發着碎聲；月光把僧院的黑影映在沙地上，石階上有一陣腳步聲……他走到自己的小庵裏，那未入僧籍的小僧向他說道：『主教呵，你剛走不久，你的媽

媽就來了。』

『我的母親麼？她是幾時來的？』

『在晚禱前來的。她先問你在哪裏，後來她就到修道院去了。』

『那麼方纔我在修道院裏所看見的就是她了。天哪！』

主教歡笑了。

小僧繼續說：『她吩咐我告訴主教，明天她再來。她的身邊帶了一個小姑娘，是她的孫女。她們住在阿夫斯揚尼珂夫旅館裏。』

『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』

『十一點多。』

『唉，真悶人！』

主教在客廳裏坐了一會，自知時已不早，不便再出去了。他的手足有些僵硬，頭有些痛，遍身發熱，很不舒服。他休息了一會，便走到寢室裏去，在寢室裏坐了一會，依舊想念着

他的母親。他的母親已經有了九個孩子，四十幾個孫子。起初，她與她的丈夫在一個可憐的鄉間住，她丈夫是當助祭的；她在那兒住了很久，從十七歲住到六十歲。主教回想到自己幼時，從三歲想起，與母親相處的情況——他真喜愛她呵！甜蜜而又可寶貴的兒時，回憶起來是多麼的有趣呵！爲什麼過去的光陰便永不再回呢？爲什麼回憶的情況比真實還要光明，還要滿足，還要愉快呢？他在兒時或是少壯，每逢有病，他的母親是多麼的撫愛他呵！現在他的禱告夾雜着回憶，似乎光明得好像火焰一般，愈燃愈亮，一面禱告，一面還是想念着他的母親。

他禱告完畢，便脫下衣服就寢，立刻在黑暗裏，他的心裏想起他的亡父，母親和他的家鄉來梭勃里……車輪的旋轉聲，綿羊的鳴叫聲，夏天晴和之晨的鐘聲，窗下的吉卜希人——呵，思想起來，多麼的甜蜜呵！他記起來梭勃里的神父西蒙——溫和慈愛；他是個瘦瘦的小人兒，他的兒子卻是個高大漢子，研究神學，說起話來總是粗聲粗氣的。神父的兒子與女廚子吵架，罵女廚子道：『你這耶和的驢子！』神父西蒙聽見這話，羞得不敢開

口，因為他讀過聖經，從來不記得有這樣一隻驢子。來梭勃里繼任的神父便是戴揚，他極歡喜喝酒。來梭勃里的教師馬德華也是一個神學生，為人溫和而且聰明，不過也是一個酒鬼；他從來不打學生，不知爲甚，牆上總要掛着許多籐杖，下面寫着警戒學生的話。他有一條黑狗，名叫新泰克斯。

於是主教笑了。離來梭勃里六里便是奧尼諾村。那兒的神像很奇怪。在夏天村中的人時常把神像擄着，排着隊在鄰村出會，整天的搖鈴，從這村經過那村，那時主教總覺得愉快在天空顫抖着，他（那時他的名字叫做白路夏）時常跟隨着神像，科頭跣足，帶着純樸的信仰和微笑，歡樂無窮。他現在記起，在奧尼諾村，常有一羣人圍着做彌撒祭，神父李克沙爲節省時間起見，時常叫他的聾子姪兒易乃林代讀要求地下安眠的人名，這些都是死者的生存親朋。向李克沙懇求的。易乃林每讀一次，可得五戈比或十戈比，在他行將就木，頭髮灰頹的時候，曾經接到過這樣一封信：『易乃林，你真是一個傻子。』直到十五歲，白路夏還沒有開知識，懶得讀書，大家都想不讓他學牧師，要把他改學商業；有一天，

他到奧尼諾村的郵局去取信，把郵政局的局員看了許久，問道：『請教，你的薪水是怎樣算的，按月呢還是按天？』

主教想了一會心思，在自己身上畫了一個十字，翻了一個轉身，要想拋開心思睡覺。『我的母親來了，』一想到這兒，他就笑了。

月光偷偷的窺入窗扉，地板上灑着白光，影子也照出來了。蟋蟀不住的叫着。神父謝索在隔壁打呼，他那老年的鼾聲顯出寂寞孤單，甚至飄泊的氣韻。謝索以前是主教的看門人，現在方纔稱爲神父。他年已七旬，住在離城十二里的僧院裏，有時也住在城裏，三天以前纔從城裏到潘克拉泰夫斯基僧院裏來，主教留他多住幾天，以便暇時談談教裏的事情……

一點半鐘的時候，朝禱的鐘響了。主教聽見神父在咳嗽，噤咕着說話，好像很不滿意的，又聽見他後來立起身來赤着腳在各個房裏走來走去。

主教喚道：『神父謝索。』

謝索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一會兒就拿着蠟燭，穿上靴子過來了；他穿着睡衣，戴着頭巾。主教坐了起來，說道：『我睡不熟，一定是不舒服。究竟是什麼病，連自己都不知道。也許是發寒熱罷！』

謝索站在旁邊，打了一個呵欠，說道：『主教，你一定是受了涼。應該拿牛脂來擦擦，天哪，饒恕我這個罪人罷！』

他說：『今天歐拉金家裏試用電光。我不大高興！』

神父謝索年老背駝，時常不滿意於一些事情，兩眼圓睜，好像螃蟹那樣的把眼睛突出。

他一面出去，一面說道：『我不高興，我不高興。該死的東西！』

二

第二天是櫻欄節，主教在城裏的大坐堂裏做功課，又去拜訪城裏的主教和一個病